



普陀山與 蔣總統

佛教傳來中國為時最久，它的慈悲救世的教義，捨己利人的精神，無形中已與我們中國民族的性，打成了一片。所以國父中山先生說：「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的自然力！」試看過去歷代帝王，宰官大臣，莫不崇尙佛教精研佛理。因為「佛教有補政之功」（國父語）西藏蒙古等地方，政府乾脆就是利用佛教的偉大慈悲的力量，去懷柔攝化那些邊地的民族。換句話說：這些民族之所以能够歸服王化者，完全是由于佛教的力量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他們的信仰，還是以佛教為旨歸。

在歷史上也有不少的皇帝出家做和尚（如明朝建文清順治），和尚還俗做皇帝（如朱元璋）同時更有很多的宰相出家做和尚，和尚還俗做宰相，至于精研佛典，皈依佛教的王公大臣，更是代不乏人，就是民國以來的幾

蔣母王太夫人空山修道圖



故名畫家王一亭居士繪

位執政者，差不多都與佛教有點關係，如徐世昌，黎元洪，段其瑞等總統，雖不能算是忠實信徒，最底限度他們擁護佛教，這是真的。

一個真正國家的元首，他決不能偏於那一邊，而忽視了那一邊，他一定是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」。因此國家對於有益于社會人心的宗教，是備加擁護和保障的。因為佛教是大多數人民精神的寄托處。遠者勿論，就如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，他雖沒有表示他是信仰佛教，可是他對佛教的教理是推崇備至；國父說：「佛教乃救世之仁，佛學是哲學之母，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，佛教是造成民族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。」又說：「人民不可無宗教之信仰，黨章約法均載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，蓋教育有輔政之功，政有護教之力，政以治身，教以治心，相得益彰，並行不悖。」我們從這段文中就知道國父是如何的尊崇佛教？他更知道人

民是如何需要佛教。至于國父遊普陀山時，曾親見菩薩顯聖。國父也曾因此親筆撰文以誌紀念。國父親筆墨寶已刊拙作「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」一書。

蔣總統與佛教

有人說：「蔣總統是不信佛教的，因為他已公開承認是基督徒。」關於這個問題我不否認，可是我要說：總統信仰佛教也是真的呀！同時我們更應該研究總統幼年時的家庭教育，總統的慈母王太夫人，大家知道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。所以總統從小兒一直到長大成人，在這一段時間。一朝一晚皆在家裏，一切都遵從母親的指導。依照一個虔誠佛教徒的母親教養，自然而然的，能潛移默化成為高尚人格了。不但如此，就是總統在外做事，回到家中，王太夫人還是講解佛法給他聽的。恐怕我這些話讀者一定不肯相信的，以為你自己是佛教徒，硬說總統也是信佛的，如果不信。筆者可以在總統「哭母」一文中找出證據來，以證我言不謬。恭錄數語於后。總統說：「先妣生平篤信佛法，深通教典，佛語機聲，常相和答。」又說：「先妣長齋禮佛已二十餘年。人嘗謂先妣清素堅操，險難不足動其心者，蓋得力釋氏為多。先妣於楞嚴，維摩，金剛，觀音諸經，皆能背誦講解，尤復深明宗派。中正回里時，先母必為誦誦講解，指示不倦。」（見「蔣介石全書」內哭母一篇）

我們讀了總統這一段自述，也就知道總統是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裡，是一位佛教徒的母親撫養成人的人

他們母子在家裡，不但敬佛拜佛，而且還是一佛語機聲，常相和答。」

總統說他的母親能够「險難不足動其心者，蓋得力於釋氏為多」。我們更可以這樣說：「總統之所以能够身經百戰，南征北討，險難不足動其心者，盡得力於其慈母為多。」我們在「中正回里」的兩句話中，就可以證明他是受他慈母對他講解佛家救世之仁，是大雄大力大慈悲。」的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所感召。

關於總統與普陀山的關係，那就是從小隨他的母親常常到普陀山進香，所以與普陀山結下不解的佛緣，一直到撤退前還是在普陀山小住了一個時期，筆者在拙作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中也曾談到總統在普陀的事，現在不妨再舉出一兩件事來，證明總統就是到今天還是信仰佛教的。

蔣總統紫竹林拜佛問籤

「紫竹林中觀世音」，這一句話差不多全國皆知，三十八年秋間，總統小住在普陀山的天福庵（總統為什麼要住天福庵？已在拙作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一書中詳述），從天福庵到紫竹林很近的路，走過飛沙灘就是紫竹林。有一天，總統偕其長公子經國先生，同往紫竹林參拜觀音聖像，其時政府遷都，共匪猖獗，國事艱窘，總統為國心勞，憂煩萬分。總統與長公子在大殿中上香行禮後，由釋經國先生在佛前代表總統，虔誠默禱一翻，抽出一枝籤來，見是第八十籤，查出籤條紙來一看，上面是七言詩四句，今將籤上四句詩句抄錄於后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觀音大士靈籤第八十上上
直上高山去學仙，

豈知一旦帝王宣；
青天白日常明照，
忠正聲名四海傳。

這四句籤詩，好像專為總統預備的，詩上明明指出，朱毛作亂，竊奪政權，是不能長久的，第一句「直上高山去學仙」，是示意政府，將來

一豈知一旦帝王宣，是一定能够反攻大陸，光復河山的。第三句「青天白日常明照」，更明顯的告訴我們，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，是永久的普照大地的。第四句：「忠正聲名四海傳」，反攻大陸，活捉朱毛，殲滅俄寇，拯救同胞，最後勝利，是屬於我們的。那時蔣公中正的聲名，豈不是四海傳揚嗎！

總統一看詩句，大為高興，菩薩有先見之靈，指示機宜，真如打了一針興奮劑似的，因此 總統到各寺院

僕本恨人，曠癡未淨，半生碌碌，鐵不成鋼！幸得佛緣，善友加惠，提撕訓勉，使勿沈淪！私衷感銘，何可言喻！今承沈淪！私衷感

函下示，屬為「菩提樹」撰文，以充補白，而結善緣。只惜末學鈍根，才疏業重，百無一成，如何着言？偶見本刊在几，觸發記憶；前在上海華東大學教書時，商學院借

得覺園開班上課。堂前石砌，植有菩提樹一株，高

不逾尺，蓬只如簪，生意如何，不暇計及；惟知此樹係抗戰年前，錫蘭那拉大法師攜來培植者，欲使菩提種子遍植人間：此一象徵，頗有**意義！我佛慈悲，大可感謝！不知此樹又將如何矣？噫！**
儒書有言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；能近所譬

參拜以後，還皆送一點香錢，買香敬佛。誰說我們 總統不信仰佛教，那是毫無根據！

八十老僧 相會蔣總統

普陀山前寺的退院融通老和尚，三十八年在他的前山白華菴裡閉關，潛修梵行，其時已經是八十高齡的頭陀僧了，有一天 總統遊玩到白華菴，問他們菴中的出家人說：「聽說你們廟中有一位老和尚，現在在家嗎？」我們老和尚已經八十歲的老人，他在裡邊閉關修行不肯出來見客。總統一向是敬老尊賢的，聽到老和尚在關中用功，很和霽地說：「老和尚，房在那裡帶我們進去看看他好了。」融通老和尚也是浙江人，他與總統的家鄉是不遠的，所以語言相通，老和尚一見 總統就說：「姜太公八十遇文王，我今年八十遇總統。真可謂仁之方也已！」當時那拉大法師來華講道，往來京滬，倍受歡迎。法師每於百喻經外契機取譬，促發深省。記得其一云：
「古時印度境內，有一少年國王，偕一老臣，出遊郊外，途中，荆棘刺破其足，流血生痛，顧問老臣。老臣答言：「善哉！」「如今語：

記述兩則聽來的故事

「好哇？」國王激怒，走過井旁，指問老臣：「此井何如？」老臣答言：「善哉！」王曰：「既言善哉，合當入井！」乃推之陷入。國王情緒無聊，獨行躊躇，忽遇野蠻出草，不識國王，欣喜獲獲，將以祭神；及見其足血未乾，身體殘破，不足以供犧牲之用，乃捨之。國王於此死生之機，悲喜交乘，頗有

是三生有幸，山僧與 總統有緣，能得 總統駕臨敝山，也是全山僧人的榮幸。總統見這老和尚慈眉善目，已經心存好感。再加所說的「太公八十遇文王，我八十遇 總統」的話，很有意義，所以大為讚賞，吩咐隨從副官，取出一百塊銀元來，供養老和尚。老和尚再三的不肯接受，說：「總統為國勤勞，我們老百姓，能够安心辦事，已經感恩不已了，那裡還受總統的布施呢？」可是 總統硬將此一百元放下去了。
另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不妨也寫在下邊，以供讀者一笑，同時也更顯出 總統的心量的偉大。
大概是三十八年的秋天吧？上文會說 總統漫遊全山大小寺院，一日至常樂菴參觀，時間是下午二時許，該菴住持了塵老和尚正值午睡未醒，總統已經走進了大門，菴中的人自然

所悟，回至井旁，救出老臣。老臣得出，仍稱「善哉！」遂還宮中。
另一則云：
「印度有花，形如喇叭（不記是「曼陀羅」否？）日出而開，日落而閉。傍晚之時，有雙蝴蝶，入花食息，閉不得出。兩蝶相商：「一欲掙扎，以

齊鐵恨。求脫出；一欲休，暫，毋庸費力，

明朝花開，自可他去；乃共安歇，以俟明日。待及翌日，天光騰騰，有巨象來，踏入花叢，鼻捲

法師於此，重發提問：「一雙蝴蝶，是何情景？」孔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！」

是不知不覺，等到香燈張仲宜居士看前面的晒衣竹桿拿開，總統已經踏在磚物所阻。上有衣架竹桿，下有芙蓉花缸，弄得張仲宜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，又是一所廚房，適有駐軍的伙夫粗，在那裡燒火，那位火頭軍是個大老粗，他又沒有見過 總統的真面目，總統又是穿的長大褂子，光着頭，手裏拿着棍子，他還以為是什麼書生的遊客呢？即大聲呵斥的說：「到這裡來做什麼？這裡是廚房沒有什麼好看的！」出去！出去！

總統看見這位大老粗，無理可講，既可憐，又好笑，只有向他點頭笑笑而已，轉身進入佛殿，行三鞠躬禮，徐徐而出。那位伙夫老粗，以為這位遊客，給他斥走了，還洋洋得意，由廚房中走出。及至抬頭朝外一看，見有很多的軍官，迎候在門外，戒備森嚴，他這時才知道，剛才此人，不是等閒之輩。經過他的長官告訴他說：「剛才進來的，就是我們的領袖蔣總統。」這一下子，可把他的魂魄嚇飛到九霄雲外去了！

現在有很多異教徒，專以 總統不信佛教為號召，再不知 總統一直看到今天，還是一位崇敬佛教者，我們看過上面列舉各種事實，就不會再有異議了。本來此稿可刊異聞錄，因已出版，所以另立名題，刊出以供讀者一閱，不無小補。

發行部啓
一、「自知錄」及因印刷誤期，對預約讀者不勝抱歉！現自知錄已經印好發出。常識課本尙未印就，一俟出版，立即郵奉。
二、本刊自本期起調整售價為每本三元。全年十二本三十元，滿期者希速續訂！

發行者：佛學常識課本
發行所：上海華東大學